

张继光和他的长篇小说《夹滩》

书人书事

年近耄耋,尽管“我读书,我思考,我写作,我快乐”的幸福生活仍在继续,却已经非常随心所欲,以不给自己造成任何压力为底线。具体来说,长篇小说,尤其是当代的长篇小说,是绝对不会去读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是庄子的传世名句,如何解读,好像一直是见仁见智,我在这里引用,是想表达自己眼下的心态:以有限的晚年生命,来继续面对浩瀚的书海,首选当然是那种还想读(包括还想重读)的特别好的书;至于长篇小说,过去读过不少(包括外国的和中国的),但眼下还会有让我眼前一亮的作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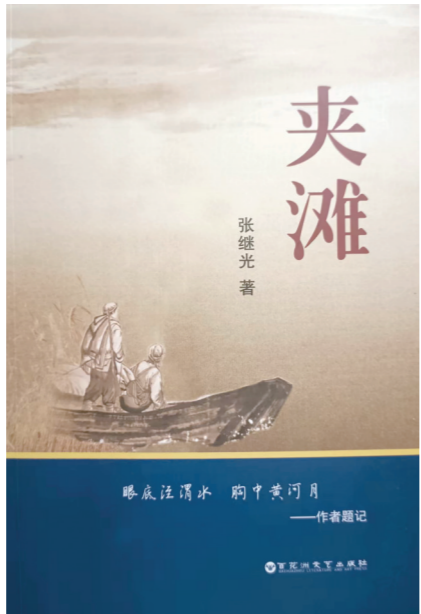
但这一次,却必须破例,因为摆在面前的这部长篇小说书稿《夹滩》,是出自张继光之手。

屈指算来,认识张继光,已经有30年了,当时,在一家纸媒主持一个文化专刊,每逢周末,归我们部门支配的四块大版,按内容设有多个专版或专栏,刊发各种各样的散文,这张专刊的两条中缝,按当时报社政策,由部门经营广告,当然,收益的绝大部分要上缴。但运行一段时间以后,有两个问题让我纠结,一是身为编辑的我,并不喜欢经营广告(原因这里就不说了);二是经常收到诗歌投稿,无法刊用,而作为业余作者出身的我,又深知学习写作,是很多人踏上文学之路的第一步,报纸副刊有责任给他们提供园地。就这样,最终我们利用报纸中缝这样一个非常局促的地方,开办了一个名叫“周末诗会”的专栏,发表精短小诗,当然也就结识了一批诗歌作者,张继光就是其中之一。

当了几十年文学月刊和报纸副刊的编辑,打过交道的业余作者成百上千,其中绝大多数已经毫无印象,而张继光能够成为朋友,并且延续友谊好几十年,当然是有缘有故。

首先,作为从业者的张继光,他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我们相识时,张继光是西安市高陵县(现在是高陵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着眼于曾获西安市劳动模范殊荣这一事实,他的敬业精神无须我在此多言。

第二,他对家乡高陵的热爱,常常让我动容。有道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滚滚红尘之中,



成功者和失败者、杰出者和平庸者,甚至好人和不怎么好的人,二者的差距当然会体现在很多方面,但其中之一,便是情的有无和多少。在人间世多种多样的感情当中,乡情、亲情、友情,还有爱情,则是最弥足珍贵的。而在张继光身上,浓浓的乡情时有显现。他对高陵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念兹在兹,他对高陵的现实发展、未来愿景耿耿于怀。作为一个非高陵籍人士,我对高陵从所知甚少到逐渐增多、从漠不关心到较为牵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张继光的感染。张继光以高陵为荣,而高陵,也真的需要多有几个像张继光这样对家乡饱含深情的赤子!

再就是张继光对文学艺术的苦苦追求,令我肃然起敬。印象中,我们的“周末诗会”应该就是张继光最早发表文学作品的地方,20多年前,文学创作尚属一种被视为高雅的行当,追求者甚多,也的确有杰出的作品问世,如陈忠实的传世经典《白鹿原》。但往后,所谓的文学热逐渐冷去,甚或成为社会边缘的趋势。在尽管“文学依然神圣”,却越来越不被人推崇、

仰慕的情况下,张继光能够初心不改,实属不易。再者,张继光的艺术天赋也让人刮目相看,他中年以后才开始涉猎水墨,但绘画技艺却突飞猛进,成为山水画大师赵振川的入室弟子,不简单!

也正是基于对张继光以上三方面的认知,对他能够在年过花甲以后,推出一部分分量不轻的长篇小说《夹滩》,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尽管由于年事已高,精力所限,对《夹滩》没有细细研读,但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小说是一种讲故事的文学生态,而生动的故事,又是通过对情节的虚构来完成的;但这里所说的虚构,绝非胡编乱造。事实上,一部小说的故事能否引人入胜、情节是否合情合理,完全取决于作者的生活积累扎实与否、对生活本质的认知深刻与否。高陵夹滩是张继光的出生之地,成长之处,在他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和这块热土仅因投身军旅有过短短几年的分离。几十年来,这里生活着性格不同、命运迥异的父老乡亲,张继光或目睹、或耳闻,当然多有了解,至于通过思考产生价值判断和爱情取向,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经事多寡,阅人无数,观察人,思考事,最初也许仅仅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正常活动,但在追求文学以后,便逐渐成了一种文化自觉。于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沉淀,无数有个性的个人,许多有意思的事,经过反反复复思考以后,便成为张继光积淀在脑海深处的一笔财富,直到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这些早已“烂熟于心,呼之欲出”(鲁迅语)的人和事,便从笔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成为鲜活、生动的小说佳构。

《夹滩》在立意、取材,乃至书名的确定上,显然都受到《白鹿原》的深刻影响,这很正常。和同时代的一位大作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又同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写作者,作品还都是通过展现有限时空里的人和事,来揭示雄阔、深刻的社会变迁,《夹滩》倘若不受《白鹿原》的影响,那才是怪事。但这么一来,阅读者也就免不了要以为《白鹿原》为标杆,来丈量《夹滩》的高度。恕我直言,差距尚存啊!所以,在我看来,现在的《夹滩》,还只是一块璞玉,进一步的打磨、雕琢,张继光还须殚精竭虑! □商子雍

且,该书结构清晰地从结构、人物和情景三个方面解读浪漫传奇的意义、效果和审美价值,不易且珍贵。

此外,该书作者所描绘的诸多表格和图不仅展示了作者清晰的逻辑,而且也读着对小说的情节、冲突和人物性格特点更加一目了然。

据我所知,《<小世界>中浪漫传奇的原型研究》一书是李利敏老师在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前后历时10载。沉甸甸的一本书不仅有作者的心血和思考,也向读者展示了其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自我完善。作者在梳理和分析《小世界》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特别将其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界的西方理论热结合起来,在分析《小世界》中人物的多声部对话时,也有意识地提出消解中心人的表达,充分体现了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

掩卷而思,仍有一丝不满足和期待。既然认知诗学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如能将其用于分析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诸多与认知、情感、审美和评价相关的话题,那么该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更大。另外,中国读者之所以如此毫无隔阂地接受并喜爱《小世界》,一定程度上是钱锺书先生《围城》的功劳。中国文坛上也不乏学者型作家,除了非常有名的格非;据笔者所知,早有王佐良先生,现有童庆炳教授和陈众议教授,如果能对他们的“学者小说”进行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应该也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 □井春燕

“学者小说”的研究新角度

通读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利敏副教授的新著《<小世界>中浪漫传奇的原型研究》,可以发现该书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该书研究方法新,理论建构意识强。作者采用了西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草创的“认知诗学”方法和理论,并建设性的将文学批评中的“原型批评”理论和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纳入认知诗学研究框架下,在陈述两个理论的定义、特征、内涵基础上,得出其认知机制的“图式”性,为用“原型范畴”理论解释文学中的“原型”意象找出依据,扩大了认知诗学中“原型范畴”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为正在生成的“认知理论”体系贡献了理论模型。

第二,该书凸显语言界面研究特质。它不仅用语言学理论来解释文学关键词——“原型”,而且将“认知诗学”和“结构主义叙事学”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提取出浪漫传奇文类的结构原型、人物原型和情景原型三要素。结构主义叙事学以其内部研究而著称,即认为任何文本都有固定不变的深层结构;而认知诗学主要关注意义生成,并且一反文学批评界对读者的忽视。认知诗学认为文学性的产生仅仅靠作者是不够的,作为接受者的读者更为重要。读者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固定的认知机制在

起作用。因此,该书不仅关注文本结构,而且把读者的阐释置于首要考察目标,并试图建立对浪漫传奇文学类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的心理表征普遍诗学体系,勇气可嘉。

第三,该书从不同作品互文上解释小说富有喜剧性和反讽效果的原因,指出作者努力创造的话语狂欢节目的是为了解构某一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心地位,实现真正的理论平等。《小世界》是英国当代著名学者型作家戴维·洛奇的代表作之一,它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受中国知识圈读者喜爱的原因主要是其荒诞的情节、滑稽的人物和诙谐且充满智慧的语言。其实不然,《小世界》的绝妙之处在于其多层次互文所带来的意义的无限性。该书不仅详细分析了《小世界》在大的结构上与古典浪漫传奇的互文;而且深入挖掘了作品在人物命名、人物设置、人物对话和情景描写,在《疯狂的经典》《仙后》《亚瑟王传奇》《荒原》等文学经典的意义,引导读者体验文本的跨时空交流。这是普通读者无法看到也会忽视的重要意义。

第四,该书十分具有启发性,充分显示出作者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扎实的文本细读和分析能力。作者能够就一本小说洋洋洒洒20余万字,这在文学研究中尚不多见。并



啃书

再读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我提前有了思想准备,小说开始描述的美好事物,往往都会以悲剧收尾。因为在三岛的代表作《金阁寺》中,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烙印,那就是书中作者反复强调一个理念:“美达于极致,就要遭到毁灭。”

小说开头,作者就为读者勾画出了一幅美好的爱情憧憬图。男主角清显、女主角聪子都是日本的贵族子女,一个是侯爵嫡子,一个是伯爵千金,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彼此熟知,在优越、富足的环境中快乐成长。长大后,清显成为一个“异常俊美”的男子,聪子的美貌更不必多说。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很顺利,也很平常,在经过一系列的试探、猜疑、焦虑、表白、确认后,他

春雪不在 真善永恒

——再读三岛由纪夫长篇小说《春雪》有感

们正式约定了秘密的恋爱关系。这年,清显十八岁,聪子二十岁。

都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在当年日本贵族世界里,儿女婚姻怎能自由,都会成为家族政治联姻的工具而已。聪子由于才貌双佳,被皇室看上,要纳为王妃。这对家族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但对于一对热恋男女而言,无疑犹如晴空霹雳。此时,他们没有抗争,他们甚至连抗争的想法和勇气都没有,因为他们从小受到贵族传统礼教的熏陶,从骨子里只有顺从的基因。不过,热恋的火焰没有被瞬间浇灭,他们继续私下交往,后来终因聪子怀孕无法隐瞒而被双方家庭知道。皇命难违,家族没有选择,让聪子秘密堕胎后,送到偏远的月修寺休养身体。在寺庙里,聪子被佛法感化,削发为尼,对此人她也无计可施。

清显得到消息后,摆脱家里监视,辗转跑到月修寺里来见聪子,他心存幻想,觉得聪子是在等他,他想“也许她的通世和落发不过是一种伪装呢。”但事与愿违,清显来到月修寺这几日,聪子反复拒绝相见,并通过寺庙住持传话表示自己已在佛祖面前发过誓,今后不会再见世间包括父母的任何俗人。聪子这次的刚强是建立在清显怯懦的基础上。清显悲伤至极,懊悔万分,加上风雪交加,身心疲惫,身体发烧成了肺炎,被朋友找到送回东京,两天之后便辞世。这

年,清显二十岁,聪子二十二岁。

清显虽然是一个美男子,但他天性悲伤、忧郁、淡然,做什么事都处在未定状态,他就像“一根优雅的刺”,深深扎入家族之中,他在家族里的存在属于无意义的存在,如同“一面旗帜仅仅为风的存在而存在。”

从清显我想到了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他把女儿比作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贾宝玉就是封建社会贵族男人中的异类,他这么尊重女性,与当时封建礼教对女人天性的约束、禁锢甚至摧残的现实也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次再读这部小说,是把第一遍没有读懂的故事情节,还有优美的语言文字重新进行了消化吸收。读书不就是这样,读出了心得,也就读出了乐趣。

春雪不在,真善永恒! □孙鹏

荐读

安喜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职工摄影家,他从事摄影40多年来,足迹遍布三秦大地,常年活跃在建筑工地上,把镜头对准建筑工人,拍摄了约20万张胶片和数码影像,最后精心挑选,集结成《百姓传承情景》一书。其中传承部分,以建筑工地的建设者为主,传承工匠精神,反映工地的火热生活,可谓一部讴歌建筑工人的画卷。

安喜早年当兵,后转业到建筑单位,在陕建总公司从事宣传摄影工作,几十年一直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和建筑工人结了深厚的情缘。哪里有脚手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有烟花闪耀,哪里就有他捕捉的镜头。他心系建筑,以工人为友,将相机紧贴工地,以镜头为笔,饱蘸激情,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画面。

1994年,陕西省举办第十届摄影艺术大赛,展览地点就在西安市东大街美术馆画廊。那天上午举行颁奖仪式,我作为一个参观者,亲眼见证了一张《地下管道》获得了金奖,作者就是安喜。从此,我记住了这位摄影家的名字,也记住了这幅作品。

这张照片摄于地下,由于是自然光线,周围是黑色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管道,三名建筑工人正在进行焊接,尤其是中间的一位正猫着腰操作,那电焊发出的蓝光和电焊条燃烧的气体,将画面染成了蓝色,现场感极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百姓传承情景》中就收录了这幅作品。

另一张名为《工地新一代》的照片,是2006年春天安喜在工地拍摄的。四名青年工人刚刚下班,走出工地,头上戴着安全帽,身上系着安全带,他们并排走着,其中一位双手搭着另外两人的肩膀,一位还摸着耳朵,神情自然,有说有笑,像是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或是上了工地的光荣榜,心情是那样的舒畅。照片是抓拍,将年轻一代建筑工人的精气神表达了出来,让人们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书中还有一幅作品也非常引人注目,名为《瞧这两口子,照相还不好意思》,画面以工

让影像为建设者立传

——读安喜《百姓传承情景》

地为背景,刚绑扎好的钢筋欲浇筑混凝土,一位老师傅正推着一对中年夫妻面对镜头照相,可他们二人谁也不愿上前一步,只是扭着头憨笑着,嘴都合不拢,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这种朴实天真的笑,是一种真诚和内心的表达,尽管他们很辛苦,但却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这就是建筑工人的生活。

农民工是建筑工地的主力军,无论是基础开挖、主体砌筑,还是后期的装饰装修,他们都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劳作奉献,用双手托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为了大楼外立面清洁,“蜘蛛人”在几十米的高空,凭着一根绳索荡来荡去,用双手清洗着楼面,改变着城市的面貌。而女工更是勇挑重任的半边天,她们绑扎钢筋,配制模板,对接电焊,巾帼不让须眉,在工地上同样是英雄汉,这些在书中也有充分的表达。

安喜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摄影家,他紧跟时代脚步,在建筑摄影领域大显身手,并有所突破,拍摄了大量表现建筑特色、反映城市新貌的照片,这些作品是时代的映像,也是时代发展的记录。安喜曾被授予“职工艺术家”称号,他始终不离本分,以现场为阵地,以工人为主体,尊重拍摄对象,对建筑工人心怀感激和尊敬,这是他成功的所在。

让建筑工人成为书中主体,让影像为建设者立传,就是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 □王雄文



《地下管道》安喜摄

乡邮路上的命运交响曲

——读周养俊长篇小说《大山深处的回响》

暮春时节,我有幸读到了老大哥周养俊先生精耕细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大山深处的回响》。

这部小说是一个邮政人对于事业和爱好的高度融合。是他多年的采访见闻和行业思考,与丰富的写作经验相得益彰,水到渠成的必然之作。该作品是近20多年来,描写基层邮政工作和乡邮员生存状态的一部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了以小说形式描写陕西邮政系统的空白。

周养俊先生自1980年来已出版各种文学作品20多部。他集诗人的热情、散文家的活力、小说家的敏锐于一身,创作领域非常广泛,能将多种体裁的写作技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使他在陕西当代文学史上,特别是陕西职工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独特的印记。

我曾接触过有关邮政题材的小说和文章。我是带着审视的目光,或者说对比的态度去阅读这部小说的。然而阅读后,这部小说颠覆了我阅前的预判。我被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所感动,被小说精湛的写作手法所折服。特别是小说多维度立体的人物个性塑造,以及对人物命运背后现实社会根源的透视和冷静思考,令人深省,彰显了该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满的主题思想。

广阔的叙述视角,跌宕的人物命运,加强了小说的时代感

小说《大山深处的回响》历经二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从三个维度体现了主角秦峰及几代乡邮员的命运交响曲。

小说第一层面,展示了乡邮情。描写了三代乡邮员风雨无阻,情系乡邮路的职业情怀。展示了90年代末期至今,陕南山区秦峰、老魏等一批乡邮员,在工作、情感、生活上的坎坷遭遇和命运沉浮,既表现了他们对乡邮工作的热爱和执着,也展现了他们工作的辛苦和伟大,更表现出他们融入山区广大山民间的纯朴、善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友谊。

第二层面,小说描写了邮电分家、政企分离后,以秦峰为代表的乡邮员被裁员,失落、上访、无奈的现实问题。为了生存和理想,秦峰第二次创业,选择了在快递公司发展,经过勤奋努力和知识结构的重组,秦峰很快掌握了快递行业的营运模式和专业知识,并成为他所在的快递公司公园园的业务领导。

第三层面,回乡创业,开辟邮快合作社的新运营模式。由于快递业务与传统的邮政业务之间的竞争,使得清河镇邮政所面临关门的境地,县局邮政领导准备把清河邮政所改组为代办,恳请秦峰出面承包。而此时快递公司老总也亲自到他家里,以非常诱人的条件想挽留秦峰。一面是邮政领导的恩情、一面是快递公司的挽留,作者以娴熟的笔墨描写了秦峰内心世界的撞击,以及心系家乡,选择回乡创业的高尚情操。

独具匠心的情景构造,提升了小说的艺

术魅力

著名评论家李星老师在他的文集中,关于情节构造这样说:“按照高尔基的说法,情节是人物性格史、是人物关系史;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情节是作者感情和人物感情和谐的节奏。情节和故事是不一样的,同作品所涉及的生活事件也不完全一致。”

按照以上创作理论去解读《大山深处的回响》,不难看出,作者在故事情节及写作手法上,力求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表现人物性格;展开深刻到位的心理描写剖析人物内心世界;通过艺术氛围的营造表现人物的真善美。在秦峰和菊子的性格和故事情节推动中,作者多次以诗歌的方式营造情节,把男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最能打动读者的心。

例如,小说描写秦峰外出打工音信全无,表现菊子相思之情时,用了七首优美深情的诗歌来表达菊子的内心世界,当秦峰无意中看到这些诗后,痛哭流涕,更坚定了他回乡创业的决心。

在描写秦峰和菊子相爱时,也在多处以诗歌方式来传达彼此的情感,很是精彩感人。情节的跌宕起伏和语言的诗意优美,提升了该作品的艺术性和生动性,让读者回味无穷。

复杂的人性描写及剖析,成就了小说的厚度

在相当一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多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赋予农民种种传统美德,以此来怀念与彰显正义,并希望用他们的言行举止来唤醒社会发展中心情的冷漠与自私。

而《大山深处的回响》却赋予了人物波折的命运和复杂的人性,使得小说贴近现实生活,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时代变革。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得机遇和挑战并存,贫穷与富贵介于一念之间,各种名、利、美色的诱惑,时刻冲击着人们的心灵。

小说对主角秦峰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人物的性格描写也是深入而多方位的。他身上既有善良质朴的本性,更有老一代乡邮员坚韧不拔的毅力,兼具新时代创业者的魄力。他的感情生活和婚姻生活的波折变化,使他的形象更加鲜活多彩。

小说的收尾部分,秦峰骑摩托车带着菊子重走乡邮路,一是侧面反映新时代山区新农村的面貌,及对过去往事的回忆;另一方面也暗示,尽管山区已通了公交车,铺了水泥路,但大山还在,月亮河还在,山区还是山区,只不过山民的需要层次更广了,邮快合作的前景更美好。

总之,《大山深处的回响》的笔墨在人与环境和现实的辩证统一中流淌,为笔者真实描述了几代乡邮员在时代变迁过程中的职业坚守,同时通过对同时代山民不同价值观和命运描写,反映着真实的时代。 □李健